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

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

方李莉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 / 方李莉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077-3511-6

I. ①西… II. ①方… III. ①人文资源—西北地区—文集②人文资源—西南地区—文集 IV. ① G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1329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总序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我们对有关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研究的认识是：

一、我国西部的开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来自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但在一般人的眼里，西部开发仅仅是经济的开发，经济的增长率就是最高的追求目标，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人们可能会忽视生态的问题，尤其是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的失衡，不仅使文化多样性减少，文化传统消失，人文资源被破坏，还会带来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宗教的纷争等严重问题，最终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自治区，这里是我国文化最多样化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说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课题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二、西部地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远在约一百万年前，那里就活动着元谋人、蓝田人，在二十多万年前还活动过原始的大荔人，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也都在那里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那里还是黄帝、炎帝的故土，上古时期的中国神话，一直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曾是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经济繁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西周到唐代，曾有十一朝皇帝在这里建都，这里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最早接受西来文化的地方。早在汉代，这一带就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随后在这条路上传来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文化，这些交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流变。

同时，这一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世代相传，积累保存了各种文字的大量文献资料，各种民族的口传史记，各种形态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歌舞音乐、戏曲、绘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人类心理、行为、语言和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变迁过程，对于研究宗教和艺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原生态文化，都极有价值。

三、西部这些珍贵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需要我们去保护的珍贵财富，同时还是中华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何确证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在文化上自我肯定，甘愿接受外在文化的文化殖民，就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焦虑和心理危机，同时导致传统文化的根基遭到动摇。中国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其根正源于此。也正因如此，为了抵御正在形成的单边主义，各国的文化主体性正在觉醒，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在成为一股浪潮，不仅是来自民间，最重要的是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参与。这和以往的文物保护不一样，文物保护不代表文化的完整性保护，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文化的完整性保护。所谓的文化不仅包括了物质的部分，还包括了一个民族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宇宙观，以及道德准则等非物质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就不再只是放在博物馆展览的死的物，而是一种活态的、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建构我们未来的政治、文化及经济的资源。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的研究，不仅包括了以上的政治问题，还包括了经济的问题和文化安全的问题。

如果说在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争夺的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话，在下一轮的后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要争夺的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将包括人文资源，今后人文资源是否丰富也将是一个国家国力是否强盛的标志。中国不仅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基因多样，其各个不同地方的传统知识也异常的丰富。这种知识不仅包括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宇宙观，也包括了各种手工技艺、动植物知识、气象知识、中草药知识等，这些是构成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些知识蕴藏在各地的传统民间社会中，是农业文明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这些人文资源都是可

以重新认识的无价之宝。它们是否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到合理的利用和发展，是我们在课题中必须研究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 and 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现在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文化以及各种民间文化呈一种复兴状态，而这种复兴，就是传统文化的复活，但这种复活并不是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在精神层面的。它是作为一种昔日的精神家园给予人们的寄托，让人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过去，或领略到不同地域的人文风光，甚至成为一种可以欣赏的活的艺术。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去满足另一种需要”。从功能上来讲，它不再能从制度上物质上去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但它却能从另一个层面，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去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能得到发展的根基，也是许多地方文化得以复兴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人类学家所认为的，传统与变迁是对立的、习俗与理性也是对立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正如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认为的，“晚期资本主义”最令人惊叹之处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不相容。许多地方正在出现本土化的现代性。但是这种本土化的现代性，如何实现与如何实践，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思考。

针对这些内容，课题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西北地区人文资源的全面梳理，从而我们大概知道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哪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其大概的分布及现存状况。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摸清家底，其既是一种文化的研究记录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保存方式。为此我们建立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第二个部分是对西部不同文化类型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人文资源这个词在我们的理论文章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但当我们将其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同时了解到具体承载着这些文化的群体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研究顿时会具体起来，我们会遇到许多在抽象的理论中未曾提出和未曾认识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做面的梳理的同时，还做了系列的个案研究工作，企图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找到我们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所在。当笔者带着问题去请教费孝通先生时，他指出：“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这是人类学里面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要多解剖几个，而且要用它们来相互比较。只要我们能科学地解剖这些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只有到实地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你们的研究要摆脱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要走出书斋，在实际考察中认识西部、了解西部。”他还说：“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中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

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

费孝通先生给我们课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的课题组成员虽然来自不同的人文学科领域，却能对一个共同的地域文化，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还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到实地去，到田野中去，观察最鲜活的社会事实，捕捉最新的文化重构方式，感受最新的时代发展脉搏。

通过7年多的研究，课题完成了73篇考察报告，并按内容编辑成5本考察集（《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西北少数民族仪式考察——傩舞·仪式·萨满·崇拜·变迁》、《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呼图克沁”——蒙古族村落仪式表演》），完成了4本考察笔记（《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梭戛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陕西药王崇祀风俗考察记》、《西南山地文化考察记》），3本论著（《人文资源法律保护论——以西部人文资源保护为起点的研究》、《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总报告书《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共12本书，400余万字。

7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在西部的追踪考察，使我们亲身参与并感受到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缓慢的文化变迁，而是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力交锋中的重组或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其“资源”意义远远大于或超越其“遗产”意义。因此，从“遗产”到“资源”，不是一种理论研究，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正在进行着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还不能很清楚地辨别其利弊的社会实践。

课题立项不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就开始启动并迅速展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步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我们的课题无疑是重大的促进。因此，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汇入这一保护工程，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话语空间，促使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知道，西部人文资源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很广的，以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及人力、物力想完全做好是很困难的。但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努力，每个人都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哪怕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一些思路、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也是值得的。

另外，课题结束了，我们课题的学术总指导费孝通先生却离开了我们，我们谨以我们勤奋的工作来纪念费先生，来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方李莉
2008年夏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西部开发中的人文思考	方孝通 方李莉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以西部民间文艺为例	刘锡诚 16
中国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	方李莉 25
西部战略开发的文化思考：历史与现实	任大援 45
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和建议	刘晓春 54
以手工生产方式主导西部大开发	
——关于西部大开发主体发展模式的建议	陈 醉 吕品田 58
哈萨克游牧文化生存的全球化意义	王建民 65
西部开发：“旅行”中的社会变迁	莽 萍 73
甘青宁三省（区）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考察报告	郝苏民 82
挽弓当挽强	
——就社火与庙会谈西部人文资源环境保护中的一些认识问题··	王宁宇 88

习俗的复归与变异

——关中传统民俗文化变迁的田野调查	赵宇共	100
多重力量制衡中的广西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卓德清	106
经济开发中的侗族原生文化：保护和利用	潘年英	121
青海土族文化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设想	邱平伟	132
六盘山地区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思考	王知三	143
云南宗教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杨学政	153
现代化的碰撞与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	马 平	160
论西部戏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刘文峰	165
西部少数民族曲艺资源值得珍视	吴文科	178
论回族《宴席舞》的式微	马盛德	182
论陕北民间舞蹈传统文化的特征	李开方	193
敦煌舞蹈壁画研究	王克芬	202
东乡族小经文“拜提”的人文资源价值	马自祥	211
新疆俄罗斯族信仰的宗教与现状	滕春华	224
西藏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环境保护因素	朱士光 朱普选	238
走近营盘世界	宋晓梅	247
民族之魂 文化巨帙		
——三川土族纳顿纵横谈	马达学	251

后 记		264
-----------	--	-----

编者的话

由科技部资助的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与文化部资助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从2001年开始启动，到2004年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时间。完成了不少阶段性成果，按计划在中期阶段，要向科技部和文化部做一次中期汇报，同时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以对课题前一阶段的研究做一次理论性的总结。于是，在2004年9月，课题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民族出版社的共同支持下，召开了议题为“西部人文论坛”的研讨会。参加学术研讨的学者除课题组的专家外，还有来自各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大家就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展开了深入讨论。研讨会开了两天，共收到50余篇论文，这本论文集收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另有部分本课题组成员提交的田野考察报告，被收录在《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一书中，将与本书同时出版。

本书涉及的内容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一、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定义与概念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以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为主，费先生是这一课题的学术总指导，这次开会因病没能到场，但有关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他曾有过多次的讲话，并有多篇文章发表。在这次论文集中我们收录了他的三篇有关讲话和对话。有两篇作为代序：一篇是费孝通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以“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主题所做的发言，在这篇文章中他为我们课题点了题；第二篇是费孝通先生和课题负责人方李莉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费孝通先生为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步骤。

同时，在这几篇讲话中，对什么是人文资源，费孝通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





起来可以这么说：人文资源是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他认为，在当今社会，我们不仅要发展经济，也要重新认识人文资源，要回头看到这种资源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另外，还要利用这些原有的资源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服务于我们新的生活。现在，我们对自然资源已经了解了不少，逐步地明白了有天然气、石油、太阳能、核能等等，这是一步一步的自觉。对人文资源也是一样，要有意识地去理解、去知道、去逐步明白，要把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资源逐步挖掘出来。

费孝通先生就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具体研究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部在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和中心地，最早的外来文化就是源自于西北的丝绸之路。这是一个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因此，在研究西部人文资源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两个中心主义，一个是汉族中心主义，再一个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他认为，就是这两个中心主义把西部的文化给淹没了。一讲就讲汉族的东西，其实西部不仅仅是汉族；一讲就讲西方的力量，不重视本土的力量。在这两个中心主义之下，我们常常把西部这一广大地区的人文资源给掩盖起来了。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们要承认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汉族一样长、一样重要、一样珍贵，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对西部人文资源的挖掘与清点

在这次会议中，虽然都是围绕着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但在讨论中由于学者们各自研究的角度和关注的视野有所不同，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关注点。在这些关注点中，以讨论西部人文资源的丰富性和重要性的文章较多，关注这一主题的学者大都是长期以来关注西部文化，或是西部当地的学者，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对自己关注的对象都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刘锡诚先生就是一位长期关注西部民间文化的学者，他曾有过许多这一方面的著述。在此次论坛上，他对近代的文化人在西部考察和整理民间文化的历史做了非常必要的一次梳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前人对西部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同时他也深入地分析和总结了西部民间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蕴藏在西部的民间文化也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对这些重要的文化传统却从来没有经过全面的重视和系统的采集、整理和研究，以发挥其在国家民族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谈到我们中国的国学的时候，我们只关心精英的、圣贤的、宫廷的文化，很少包括这些丰厚的民间文化。我们通常说西部是欠发达地区，这只是就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均占有的财富的数量而言，而从人文资源上来说，西部又是一座“富矿”，甚至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国学”宝库。

将丰富的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看成是中国“国学”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中国的“国学”不应该只是精英阶层或统治阶层的圣贤学说，也应该包括那些深藏在民间的文化传统。只因为民众没有话语权，民间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与传统，便被深深地遮蔽着，在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迁的今天，遮蔽它们的不仅是正统的精英文化，还有外来的西方文化。这正是费孝通先生讲的两个中心主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文科指出，中国有 56 个民族，其中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都聚集在西部地区。55 个少数民族各自所拥有的曲艺形式，是中国人文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的少数民族曲艺形式亦即曲种数量，大约为 150 个，其中云南一个省通过此次修志普查认定的少数民族曲种，就多达 50 余个。这些西部的少数民族曲艺，不仅是滋养西部各个少数民族民众的重要精神食粮，在传统的农业和渔牧业社会，客观上又是这里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知识和道德信仰教育的重要实施手段。所以，这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曲艺形式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并且珍视。

李开方则对陕北的民间舞蹈进行了清点，通过他的文章，我们了解到仅陕北地区的民间舞蹈就有近百种形式。这些民间舞蹈，不仅是当地群众的一种娱乐活动，更重要的还是其表达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的重要方式，同时，其表达方式与表演形式还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及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一点而言，民间艺术实际就是当地民间文化的情感展示与宣泄形式。

来自青海省艺术研究所的学者马达学，在讨论中介绍了青海地区土族的传统节日和规模盛大的民俗活动——“纳顿”，这一民族节日前后持续 63 天，堪称是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在这一节日中有着各种庆祝仪式，其中民间歌舞的会演尤为丰富。土族“纳顿”，经历诸多世纪的衍变和发展，形成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复合的民俗活动，成为青海土族唯一的社会生活容量大、思想内涵丰富、规模宏大的文化载体，在土族形成史中折射出青海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兴衰史，是研究当地民间文化的巨大宝库。

马自祥是一位东乡族的学者，他向学者们介绍了东乡族小经文“拜提”。他认为，这是从过去到现在依然在东乡族民间流传的活形态的史诗，堪称是东乡民族口承传承文化中的经典性作品。其呈现出的文化艺术原始性、独特性、多元性、宗教性、地域性的特征，所包含的思想意蕴，所表现的精神气象和所体现的审美情趣，历久弥新，因而是一笔永恒的无法替代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对西部人文资源的清点与研究中值得注意。

来自新疆的学者滕春华和来自云南的学者杨学政，在其论文中都谈到了在我们研究和保护西部人文资源的过程中，要对传统的宗教文化有一个新的和正确的认识，滕春华认为，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之一，俄罗斯族所信仰的东正教，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以及在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是一个濒危的宗教。用不了多久，随着俄罗斯族老人的去世（现已剩不多了），俄罗斯族东正教堂将会以一个名称、一个建筑成为历史。但在保护、传承、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记录俄罗斯族宗教信仰的“消亡”，是对跨国民族生活轨迹的记录，是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杨学政在文章中谈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有着丰富的原始宗教形态，这些原始



宗教形态的多样性可以弥补人类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某些缺失。他认为，云南原始宗教遗存形态是人类思想文化弥足珍贵的活化石，也是尚待开发利用的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宝库。两位学者的文章，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对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中不能忽视传统的宗教文化，更不能忽视对其人文价值的挖掘和利用。

三、西部人文资源重组背后的动力模式

在认识了西部人文资源的重要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焦点聚集在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现状方面。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方李莉在讨论中，通过对中国西部民间文化考察的诸多案例分析，指出当今的人类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世界，所谓的自然、所谓的原生态文化现已难以复存。世界上再也不存在没有被现代化浸染过的封闭空间，即使在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好的中国西部。以往人们是通过自然来创造文化，而现在的人们则是通过“文化”来“重构文化”。如果说，人类社会在建构其物质生活基础时，所要加工的原料和所要开发、利用的对象是自然资源的话，那么，在人们通过“文化”来“重构文化”的今天，人们所要利用和开发的对象则是当地的人文资源。而作用于这些人文资源的各种“权力”与“权威”，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力”。在各种“力”的交锋中，西部的民间文化正在向我们展示出一幅重新组合和重新建构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民间艺术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因为其是地方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是民俗风情的魅力所在，而且还因为其是能转化成文化的商品，是现代文化产业可以向市场出售的产品。这是“资本逻辑”渗透到人类文化各个层面的表现。在传统的民间艺术背后往往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意义世界。但在“资本逻辑”中，民间艺术背后的意义世界却被逐渐地虚幻化、空洞化。虽然我们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本土化的发展也成为一种趋势，但在经历了“资本逻辑”渗透后，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本土文化，其体现出的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本土化，甚至是美学概念化了的本土化。

广西师大教授覃德清的发言，与方李莉提出的看法相呼应，他认为当今的西部文化资源正在发生着迅速变化，而引起这种变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他以广西的民歌节为例，民歌节的演唱，为适应国际化、现代化的标准，一切都是按照外来者的审美需求来包装和编排。表面上看，民歌受到了重视，走出山野，走向都市，甚至走向世界，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抽离”。这些演员已经失去了歌圩场上的“真我”，民歌艺术也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文化沃土。另一个力量是政府官员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侧重寻找旅游开发的新亮点，建设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吸引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观光游览，把握振兴地方经济新的机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旅游业战略。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文化往往成为被利用和被开发的对象，许多民间艺术被抽离出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表演。

而西安美术学院的教授王宁宇先生的看法却不太一样，他以西部地区的社火与庙

会为例，认为在西部的乡村社会，民间崇祀活动的神圣或者是与人生命来源及持续繁衍有关，或者是与健康卫生安全有关，或者是与山川大地自然环境有关从而与农业生产经济命脉有关，或者与道德人伦完善、社会清明、秩序稳定有关，总之，皆是与人类存继根本利益紧密扣合的重大主题。所有这些活动不是按工业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开发”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各地的天时、节气、农事、物产、地理、交通状况以及历史人文渊源，照顾呼应相邻地区，生发并磨合而来的。因此，他认为，只要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存在，这一文化机制便能共天地不老，在种种浩劫压制、打击下复生、自我再造与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建民则认为，在适应变化的生产技术、国家政治组织模式的过程中，文化的同质性得到推进，文化的异质性也有所加强。他的这一看法和萨林斯的看法比较一致，萨林斯认为：“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萨林斯是以对爱斯基摩人的现代生活考察的实例来说明这一观点的，而王建民教授则是以游牧的哈萨克人的现代生活来说明这一观点的。他认为，游牧的哈萨克人在面对种种外来影响时，依然保持着一种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方式，哈萨克牧民在他们每一天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建构着亲属及社会关系、婚姻家庭、居住、迁徙、饮食、牧草场、牲畜等人们周围的一切的意义。在哈萨克游牧文化实践中，十分重要的精神是将文化与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游牧生产方式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生活方式既与生产相配合，又与自然相适应，使文化与自然的共同价值同时得到体现。因此，他认为，本土文化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它灵活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现代技术，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陕西省西安社科院的赵宇共研究员则通过长期以来对西北关中地区的考察，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民俗传统不仅没有淡化，而且出现了复归的趋势。这种复归的形式正如萨林斯所描述的，是现代性的本土化，即人们在利用现代化物质和技术的基础上保持着传统的习俗。作者认为这种传统回归的原因在于：① 政治环境相对宽松。② 经济活动的需求给复归提供了合法性。③ 社会利益需求。同时，人们借举行民俗活动的机会行人情、拉关系，为自己今后的方便做投资。同时，通过结婚、给孩子办满月、给老人过寿、丧葬、盖房上梁等活动展示自己有经济实力，结集社会关系网。土地个人承包后，农村集体性活动少，娱乐少，而民俗活动的热闹能调节生活的单调、重复、乏味。中老年妇女往往在寺庙中说闲话、唱小曲、聊家常，颇有点俱乐部的性质。这种再造与复归的传统，与原生性的传统比较起来，少了许多禁忌的神圣性，增加了许多世俗的表演性、娱乐性。也许，这正是现代性本土化的特点之一。

四、西部人文资源与生态资源的流失现象告急

无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许多本土文化仍然在发展，但同时，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大量人文资源迅速流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讨论中，也有不少学者在为西部人文资源的流失告急。西北民族大学的郝苏民



教授，长期以来研究西北民俗文化，是本课题民俗组的牵头人，他的报告让我们了解到甘、青、宁三省（区）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最新信息：许多地方由于经费问题，许多古代文化遗存没有被发掘，并且无保护标志，无专人看护，处于自然保护状态。有些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因修渠、炸石等原因，屡遭破坏。另外，许多民间文化形态、风俗事象，仅有回忆、名称而已，事实上已处于灭绝和消失的边缘，如青海的一些叙事诗、宴席曲，土族“库库茄”原用土语演唱，现在已逐渐用汉语代替土语；就连其传统的坐唱、皮影、口承民俗、口弦弹唱与制作等等也没能得到挖掘、保护，基本上已后继无人。以所谓专业人员的“制作”、“创造”、“指导”、“提高”、“细致加工”的产品来代替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情形，已经比比皆是。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马盛德，是本课题舞蹈组的牵头人，他在调查了甘、青、宁的回族聚居区后发现，在我国西部的甘、青、宁回族聚居区，曾经活跃着一种婚俗性民间舞蹈——宴席舞，它曾是回族民间传统婚礼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但在当今回族人民的婚礼活动中已销声匿迹。他认为，是社会的变革使回族人们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了婚礼的演变，而婚礼的演变使婚俗舞蹈失去了发展的土壤。

在学者的讨论中，大家看到不仅是属于底层的民间传统文化在迅速流失，就是曾经进入到精英阶层的戏曲文化，也在迅速地流失。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刘文峰，是本课题戏曲组的牵头人，通过多次实地考察，他看到了西部地区戏曲资源流失的状况。他在文章中指出，西北是地方戏曲剧种最多的地区之一，共有 59 个剧种，但目前西部戏曲的生存状况和前景不容乐观。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戏曲一样，西部戏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受到影视艺术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大。秦腔是西北地区覆盖面最广的剧种，但在它的发展中心西安市，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就看不到专业剧团的演出。川剧是西南地区覆盖面最广的剧种，在它的发展中心成都市和重庆市，在平时也很难看到川剧的演出。大剧种尚且如此，小剧种的命运就更岌岌可危了。

五、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人文资源，似乎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没什么关系，但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刘晓春却提出了她不同的看法。她指出，狩猎文化源于森林，游牧文化源于草原，如果森林没有了，如果草原沙化了，其文化还会存在吗？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不仅为发展生产所必须，而且为保护其传统文化艺术所必须。她还认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消失得越来越快，而正在消失的文化恰恰是我们还没有很好解读的文化。

和她这一观点相呼应的是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的文章，朱士光是本课题地理组的牵头人。他从地理学的角度告诉人们：西北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早、中期，天然植被完好，生态环境颇为优越，所以其原始氏族社会获得充分发展；以后黄土高原东南部的晋西南与关中等地，又在中华大地上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并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处于发达地位。但目前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却不容乐观，其表现



为：① 天然植被大多消失殆尽。② 水土流失不断加剧。③ 土地沙漠化扩大。④ 高山冰川雪线后退，冰雪储量减少。⑤ 河流湖泊水量减少，一些河流河道流程减少，发生断流，有的湖泊湖面缩小，甚至消失。⑥ 绿洲萎缩。

他的报告让我们担忧的是，如果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消失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还会存在吗？许多传统的、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在其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和生长起来的，而且不少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与自然相处的生存策略，这些生存策略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人文资源，需要我们去挖掘整理，开发和利用，也许在人类社会未来的生存中，其将是非常重要的智慧源泉。

在陕西师范大学朱普选博士生与朱士光教授共同提交的论文——《西藏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环境保护因素》中，论述了藏族人如何将其自然生态观与其哲学观、宗教观及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紧密结合的例子，使我们看到了一种与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不一样的智慧和不一样的哲学观和宇宙观。

藏民族生活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上，在与大自然的长期协调中，他们产生了本民族特有的哲学思想与宇宙观。为了控制对自然的无度开发，在他们的生活中禁忌繁多，这些禁忌几乎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活动，成为全民族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直接后果就是使民族对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河湖泊等倍加爱护，这无疑保护了藏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维持了高原的生态平衡，协调了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了高原物种的多样性。但在近代，极端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 and 外来人员的涌入，使青藏高原许多珍贵的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作者的叙述让我们看到，解决自然生态失衡的问题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能够做得到的，而主要是改变人的文化观念。因为自然生态的被破坏是人的行为造成的，而指导人的行为的则是文化。西部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将会给予我们许多启迪。

六、旅游业的发展与西部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旅游业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部人文资源、又极大地改变了西部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不少学者在讨论中都谈到了这一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莽萍教授，她在讨论中，对目前盛行于西部的旅游业提出了质疑，她以她的一次旅行为案例，向大家展示了所谓的“风情游”和“文化游”与当地入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他们制造出来的“地方风情表演”也与当地人无关。旅游开发者利用的是“边远”、“落后”地方的美丽元素——自然和文化，但事实上，这些“自然”和“文化”都是被开发者浅薄地包装起来再出售给大众的文化商品。同时，她还认为，旅游开发不仅意味着“发现”更多的旅游地，而且意味着吸引更多的游客。接下来，就要修建更多的道路，建造更多的馆舍。这些，不但改变了旅游地的自然景观，也对那里的人文环境造成深刻影响。她提出，伴随西部大开发而蓬勃兴起的旅游文化，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地民族和族群的文化。^[1]而我们对这种改变的深刻含义似乎还没有透彻的了解。



甘肃大学的王知三教授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站在西部人的角度，对旅游业在西部的發展有着极度的矛盾。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处在开发与保护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我们处在两难之中。我们实实在在不甘愿守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金碗，去讨要别人泥碗里的饭。我们总不能永远守着这块传统的文化宝藏，祖祖辈辈受穷啊！我们主张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处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纠正那种视文化为“花钱事业”的偏见，推出各种文化精品，实施各种文化工程，并且孕育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产品，开拓文化市场，使之在获取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最佳结合。

潘年英也是西部人，还是少数民族的侗族人，他以他在侗族家乡的考察为例，认为在没有开展旅游活动以前的西部同样面临传统文化的失落，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半个世纪来，首先是教育的一体化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化同化的步伐，其次是对所谓落后文化和迷信文化的批判，迅速影响和改变了少数民族对文化价值的判断和选择。但现在，虽然在他的家乡兴起了旅游开发热，但这种开发是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首先是所有文物古迹均受到村民高度重视和珍爱，从而得到极好的保护；其次是传统的侗族文化被重新挖掘整理出来并加以利用，如当地的侗歌演唱，原本几近于失传，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重新认识，从而掀起了新的学歌唱歌热潮，使得几成死灭的传统侗歌再度复活；最后是传统服饰在中断多年后又重新成为当地人的衣着时尚。总之，在这里，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化不仅没有因遭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崩溃，反而在现代文明的冲刷下焕发新的活力，获得新的生命。因此，在他的看法中，旅游开发并不可怕，只要开发得合理。

怎样开发西部的人文资源，除了以上学者提到的旅游业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学者吕品田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提出了可以在西部广大的农村发展手工生产方式的观点。他认为，目前，西部地区还保留着我国劳动人民在悠久手工劳作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丰厚手工文化传统。作为人文资源，它是比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本更加珍贵也更为持久的东西。通过重新引入手工生产方式——一种积极的文化保护，激发它的现代活力，可以让中国人获得长远的大利益。他还认为，文化保护的关键，是要保护文化的“生产方式”，使之不断被“生产”，成为永葆生命活力并与时俱进的活文化。倡导和发展手工生产方式，是保护文化的“生产方式”，避免民族民间文化形态被人为外力逐出现实生态系统的最有力的手段。

七、对西部文化历史的探讨

在学者们关切西部人文资源现状的讨论中，大都关心的是当今还存活着的或濒于消亡的文化传统。但另几位学者的讨论却把我们带到了远古时期的西北文化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研究员，是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西部的人文资源做了深刻透彻的分析，他指出，中国的历史，习惯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周秦汉唐的文化中心都在西部。西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色和意义，是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的建立。而孔子建立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基础正



是西周礼乐文明。由此而发源的儒家哲学思想，在秦汉以后成为封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一直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隋唐时期，中国成为强盛的中华大帝国，其特色是文化的交流与开放。唐代中国文化，不仅影响到亚洲，也影响到全世界。虽然在宋元明清，西部在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逐步下降，在文化上的地位则逐渐边缘化，但作为民间传统的“小文化”，却在西部一直延续，并形成独特的传统，成为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对这种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是在西部开发中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克芬研究员认为，舞蹈是转瞬即逝的时空艺术，在没有古代舞蹈动态资料的情况下，那些凝固在敦煌莫高窟壁面的各代舞蹈形象，就成为十分罕见、珍贵的舞蹈史料。这些从唐代一直到西夏和元代的壁画，不仅有表现神佛世界的天乐，还有不少生活气息浓郁的民俗乐舞场景。对这些壁画中舞蹈形象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西北不同民族的舞蹈艺术形式，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到不同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习俗的变迁过程，是西部地区尤为珍贵的人文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晓梅的论文，让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新疆地区是民族迁徙最为频繁的地区。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主题使这一地区的民族、经济和文化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她通过对新疆地区营盘墓葬遗存的考察，论证了远在汉代位于新疆地区的营盘就认同了汉地的丧葬风俗，同时接受了中国的传统礼制。为此，作者在论文中指出，西域文明远非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一种西来的文明。无论是古代西方典籍，还是中国古代文献，或者是不断被发现的遗址文物，无不证明，西域文明既不是西方文明的翻版，当然也不是纯粹汉地传统文化的克隆，我们同时也体察到“和而不同”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厚内涵，和她凝聚、吸纳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为一体的博大胸怀和无穷魅力。

这次论坛提交的论文，最大的特点是，大多数学者论文的假设和结论，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大都是建立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或是对具体事物的分析上，这正是我们课题研究的基本理念。正如课题的学术指导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这一课题的研究，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艺术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

注释

- [1] 这里的“文化”概念，既包括语言，也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持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